

基督教名词转写方法论

在“《犹太古志》有关基督教记述的译注”¹等文章中，我很犹豫为难如何新译基督教的名词/概念，本文应用“中文表示里导入汉音元素的方案”²，总结《基督教神学政治译注论》³等基督教译注的经验，探讨《新约》中一些主要名词的 transliteration/不同书写系统词母之间的转写（不是“音译”），希望抛砖引玉，确立准确转写基督教相关文献中的名词/概念的基本方法论。

《新约》由 koine Greek/来源于雅典⁴的“通用希腊语”写成，因为它是东部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，但也包含来自 Hebrew/𐤀𐤆𐤋𐤍𐤏𐤥/希伯来和 Aramaic/𐤀𐤌𐤎𐤏𐤥/阿拉姆语的 Semitic/𐤀𐤌𐤎𐤏𐤥/闪米特语成分⁵。𐤀𐤌𐤎𐤏𐤥是罗马帝国行省 Σ υ ρ ί α /Syria/𐤀𐤌𐤎𐤏𐤥/叙利亚管辖下的罗马 𐤀𐤌𐤎𐤏𐤥 住民（包括犹太人）的通用（口）语，用后来成为书写系统的 Syriac/𐤀𐤌𐤎𐤏𐤥 文书写。

【一】一般名词按通用希腊语发音的拉丁化转写。这是一般汉译《圣经》的经验：把已经不用的古代希腊语（因而很难确认其准确发音）拉丁化可以标准化、简单化，因为拉丁词母书写与发音单一一对，比英文等单纯。从翻译（很大的困难是名词、概念的转写）的历史上看，主导《圣经》翻译的天主教的正式用语至今仍然是拉丁文。

Ι η σ ο ύ ς [Iesous]：日语新译イエス、俄语 И и с у с 和表意汉字现译“耶稣”都与希腊语发音接近，英语 Jesus 拼写来自拉丁语（j 发音[i]，u 发音[u]）但发音不同，不宜模仿。应转写为 𐤀𐤌𐤎𐤏𐤥；𐤀𐤌𐤎𐤏𐤥和他的直接门徒们是没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人，讲 𐤀𐤌𐤎𐤏𐤥 语，不会希腊语。由以几个门徒冠名的福音书、启示录为核心的《新约》不是门徒们自己写的，而是他们去世后，后人根据他们的口头教导记录下来的。

Χ ρ ι σ τ ό ς [Christós]：英译 Christ 比日译 キリ ス ト 接近希腊语，表意汉字现译“基督”与希腊语发音较远，应译为 𐤀𐤌𐤎𐤏𐤥；几乎所有的希腊、拉丁语表示男/阳性的名词的词尾 s 在英译、日译、表意汉字翻译中都被不当省略了，应该保留。

Ι ω ά ν ν η ς [ioannes]：英译 John 拼写来自拉丁语但发音不同，日译 ヨ ハ ネ 和表意汉字现译“约翰”接近希腊语前半部发音，应转写为 𐤀𐤌𐤎𐤏𐤥；

Α ν δ ρ ε α ς [Andreas]：英译 Andrew 和表意汉字现译安德鲁、安得烈、安德安德、安德列，应转写为 𐤀𐤌𐤎𐤏𐤥；

Ι ά κ ω β ο ς [Iákōbos]：日译 ヤ コ ブ 和表意汉字现译“雅各”比英译 James 接近希腊语，应转写为 𐤀𐤌𐤎𐤏𐤥；

¹赵京，2018年4月28日第一稿。

²赵京，2016年7月5日初稿，2023年6月17日第10稿。

³赵京，-汉音元素范例 7-，2021年6月17日第3版。

⁴为了逐步推广汉音元素方案，本文对著名的地名（如罗马、希腊、雅典）暂用现有的表意汉字翻译。

⁵后来英语的转写（翻译）希腊名词时按照拉丁语的拼写发音 Greek proper names are spelled and pronounced in English according to the Roman system of transliteration: 如 Α σ ί α /Asia（𐤀𐤌𐤎𐤏𐤥/亚洲）。

Ἰωσὴφ [Iōsēph]: 日译ヨセフ、表意汉字现译“约瑟”比英译 Joseph 接近希腊语，应转写为 | ㄛムㄛㄘ;

Ἰοὺδᾶς [Ioúdas]: Judas/犹太/ | ヌカヱム;

Λοῦκᾶ [Louka]: 日译ルカ比英译 Luke、表意汉字现译“路加”接近希腊语，应转写为カヌヱ; カヌヱ不是 | ㄛムㄛㄘㄛム的直接门徒，他的母语是通用希腊语。

Μάρκος [Marko]: 日译マルコ、表意汉字现译“马可”比英译 Mark 接近希腊语，应转写为カヱル;

Ματθαῖος [Matthaios]: 英译 Matthew 比日译マタイ、表意汉字现译“马太”接近希腊语，应转写为カヱムㄛㄘ;

Παῦλος [Paūlus]: 拉丁语同、日译パウロ和表意汉字现译“保罗”都接近希腊语，英译 Paul 变化较大，应转写为カヱルカヱム; カヱルカヱム有罗马公民权，他的母语是通用希腊语。

Πέτρος [Petros]: 日译ペトロ比英译 Peter、比表意汉字现译“彼得”更接近希腊语，应转写为カヱルカヱム;

Θωμάς: 英译 Thomas 与希腊语拉丁化同音，日译トマス、表意汉字现译“多马”是源于ムカヱルカヱム Toma，应转写为カヱムㄛㄘ;

Τιμόθεος [Timótheos]: 英译 Timothy 和日译テモテ都比较接近、表意汉字现译“提摩太”，应转写为カヱルカヱムㄛㄘ。カヱルカヱムㄛㄘ的母语是通用希腊语。

【二】《旧约》中的名词按厂ㄛㄘカヱム语发音转写。如：מֹשֶׁ [moshe]/ (日语) モーセ、モーゼ、モイセイ/Mωυσῆς/Moses/ (天主教译) 梅瑟/(景教译) 牟世/(基督教译) 摩西，应该准确地转写为カヱムㄛㄘ⁶。

【三】罗马帝国、天主教会相关的名词、概念尽量按拉丁文转写。拉丁文词母书写与发音一一对应，是汉音元素词母“书写与发音一一对应”的基本原则，也是相对于其他的词母书写系统（如英语）的最大优势。

Caesar/ㄛㄘカヱムヱル/凯撒/皇帝，Herod/ㄛㄘカヱムㄛㄘ/希律，Pilate/カヱルカヱムㄛㄘ/彼拉多，Titus/カヱルカヱムㄛㄘ/提图斯⁷。

Catholica/Catholic/カトリック/ㄛㄘカヱムㄛㄘ/普遍/至公/天主教会，Trinitas/カヱルカヱムㄛㄘ/Trinity/三位一体，Augustinus/アウグスティヌス/カヱルカヱムㄛㄘ/カヱルカヱムㄛㄘ/Augustine/奥古斯丁（354-430 年），Aquinas/アキナス/カヱルカヱムㄛㄘ/阿奎那（1225-1274 年）。

【四】鉴于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地位，有些广为人知的超越基督教范围的名词概念按照英语发音转写。

⁶ 赵京，对犹太教创始人カヱムㄛㄘ/摩西传奇的注释，2021年4月22日。

⁷ 赵京“Josephus《犹太战争》译注”，2018年5月13日第一稿。

含义才“创新”或恢复了ㄍㄩㄉ的概念，解放了人的思维¹²。但是，拉丁文和英译毕竟还是抽象范畴概念，汉译“道”作为抽象概念却具有特定的道教等定义，而“圣言”则是指具体的圣者的说教，完全抛弃了《新约》的希腊文明背景，不当不妥¹³。1995年圣诞期间，我参加美国中西部13个州华人基督徒聚会，当时的一个号称“当代保罗”的有名华人牧师来讲道，无知无耻地攻击希腊哲学，除了笔者竟然没有人反应¹⁴，说明基于《圣经》汉译本的华人教会对希腊-罗马文明知识的普遍断绝。对于这种汉文明中没有的概念，只能用汉音元素转写为ㄍㄩㄉ。

简练的拉丁语很难表达深刻的希腊语原意，英文在宗教上的表达不比拉丁语丰富，汉文翻译就更牵强附会了。正确的译法是：在起初已有ㄍㄩㄉ，ㄍㄩㄉㄍㄩㄉ与ㄍㄩㄉ同在，ㄍㄩㄉㄍㄩㄉ就是ㄍㄩㄉ。

懂希腊文的哲学家很容易进一步理解/译为：“在起初已有理性，理性与ㄍㄩㄉ同在，理性就是ㄍㄩㄉ。”就接近启蒙运动的源头了，也就是说：相信世界自始至终是有理性的，理性与信仰互不可缺。过去读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，叹服不已，也艰深难解。现在逐步理解到：理性其实就孕育在对ㄍㄩㄉ的信仰里。

ㄍㄩㄉㄍㄩㄉ还出现在《新约》启示录19:13 κ α ἰ κ ε κ λ η τ α ι τ ο ὄ ν ο μ α α ὐ τ ο ὄ Ὁ Λ ο γ ο ς τ ο ὄ Θ ε ο ὄ / (新教译本)他的名称为神之道，可以译为：“他被称为ㄍㄩㄉ的ㄍㄩㄉ”。此处ㄍㄩㄉㄍㄩㄉ还带有“诚信”、“正义”、“审判”等含义。

【小结】汉音元素原来的书写发音转写基督教相关的名词，正确准确简洁¹⁵。近来的日语新译法也改变以前从英语转写翻译的方法，接近希腊/拉丁语。这个原则也可以推广到转写别的外语，而不是只按照英文发音翻译。

进一步，《圣经》汉译的性质、价值和意义可以与印度古典与佛教的汉译¹⁶相比，而汉音元素词母的转写方案比表意汉字翻译正确、准确、简洁地解决了翻译阻碍，这在《基督教神学政治译注论》等《汉音元素范例》12书中收录的经典译注中的几千个名词、概念中已经初步体现出来，带来了至今为止局限于汉字表述的中文思维的极大解放。如果能够有一个学术机构或学术助手，我希望早日着手，按照本文的方法论用汉音元素词母转写编制一本基督教词典。

赵京，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，2018年6月17日第一稿，2018年8月22日第二稿以“《新约》主要名词新译初探”发表，2023年9月10日修订并改标题为“基督教名词转写方法论”。

¹²如赵京“笛卡尔主义的神髓”，2014年8月21日。

¹³有些日译直接译为キリスト（ㄍㄩㄉㄍㄩㄉ），过于主观。

¹⁴赵京，“海外华人神学政治随感”，1996-2001年。

¹⁵其中一个重要区别是：西语中只有“词”、没有“字”，因而不存在“字母”而只有“词母”如 a, b, c, α, π (日语既有词和词母 あ, い, ア, イ 也有汉字)。所谓“英文字母”、“希腊字母”等都导致错乱的起始。因为词是概念，字只是组成词/概念的组成元素/词母，是思维的多余人为中介环节，阻碍了自然思维的展开。中文的“字母”有两种：不发音的偏旁笔画、发音的拼音字母。汉音元素作为“词母”，除去了思维阻碍的中介环节，直接组成词/概念。

¹⁶赵京《印度（及佛教）经典新译尝试》，2016年12月16日第1版，2020年1月1日第8版。